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卷十



彩色首頁1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 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
弟 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
瓊 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
郡 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
親 長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
弟 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符其
好 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
潘 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十餘而終陳多壽官至僉憲朱氏多福恩愛無比生下一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與作生死夫妻詩曰

從來美眷說朱陳 一局棋枰締好姻
只為二人多節義 死生不解賴神明

... 詩曰... 從來美眷說朱陳... 一局棋枰締好姻... 只為二人多節義... 死生不解賴神明... 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與作生死夫妻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衣冠未必皆男子 巾幗如何定婦人
歷數古今多怪事 高山為谷海生塵

且說 國朝成化年間山東有一男子姓桑名茂是個富家之子垂髫時生得紅白細嫩一日父母教他往邨中一個親戚人家去中途遇了大雨閃在冷廟中避雨那廟中先有老嫗也在內躲雨兩個做一堆兒坐地那雨越下越大了出頭不得老嫗看見桑茂標致將言語調弄他桑茂也畧通些情竅只道老嫗要他幹事臨上交時原來老嫗腰間到有本錢把桑茂後庭弄將起來事畢雨還未止桑茂終是孩子家便問道你是婦人如何有那話兒老嫗道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小官我實對你說莫要洩漏於他人我不是婦人原是个男子從小縛做小脚學那婦道粧扮習成低聲啞氣做一手好針線潛往他鄉假稱寡婦央人引進豪門巨室行教女眷們愛我手藝便留在家中出入房闈多與婦女同眠恣意行樂那婦女相處情厚整月留宿不放出門也有閨女貞娘不肯胡亂的我另有媚藥兒待他睡去用水噴在他面上他便昏迷不醒任我行事及至醒來我已得手他自怕羞辱不敢聲張還要多贈金帛送我出門囑付我莫說我今年四十七歲了走過兩京九省到處嬌娘美婦同眠同卧隨身食用並無缺乏從不曾被人識破桑茂道這等快活好事不知我可學得麼老嫗道似小官恁般標致扮婦人極像樣了你若肯投我為師隨我一路去我就與



你纏脚教導你做針線引你到人家去只說是我外甥女兒得便就有良遇我一發把媚藥方兒傳授與你包你一世受用不盡桑茂被他說得心癢就在冷廟中四拜投老嫗為師也不去訪親問戚也不去問爹問娘等待雨止跟着老嫗便走那老嫗一路與桑茂同行同宿出了山東境外就與桑茂三絡梳頭包中取出女衫換了脚頭纏緊套上一雙窄窄的尖頭鞋兒看來就像個女子改名鄭二娘後來年長到二十一歲上桑茂要辭了師父是老賊情不詳其結果若無明心必行幽謔自去行動師父分付道你少年老成定有好人相遇只一件凡得意之處不可多住多則半月少則五日就要換場免露形迹還一件做這道兒多見婦人少見男子切忌與男子相近交談若有男子人家預先設法躲避倘或被他指出破綻性

命不保切記切記桑茂領教兩下分別後來桑茂自稱鄭二娘各處行遊哄騙也走過一京四省所好婦女不計其數到三十二歲上遊到江西一個村鎮有個大戶人家女眷留住傳他針線那大戶家婦女最多桑茂迷戀不舍住了二十餘日不去大戶有個女婿姓趙是個納粟監生一日趙監生到岳母房中作揖偶然撞見了鄭二娘愛其俏麗囑付妻子接他來家鄭二娘不知就裡欣然而往被趙監生臉皮粗人竟用利斧攔腰抱住定要求歡鄭二娘抵死不肯叫喊起來趙監生本是個粗人惹得性起不啻三七二十一竟按倒在床上去解他褲襠鄭二娘撞抵不開被趙監生一手插進摸着那話兒方知是個男人女扮當下叫起家人一索捆翻解到官府用刑嚴訊招稱真姓真名及向來

行奸之事污穢不堪府縣申報上司都道是從來未有變具疏奏聞刑部以為人妖敗俗律所不載擬成凌遲重辟決不待時可憐桑茂假充了半世婦人討了若干便宜到頭來死於趙監生之手正是

福善禍淫天有理 律輕情重法無私

方纔說的是男人粧女敗壞風化的如今說個女人粧男節孝兼全的來正本恰似

薰蕕不共器 堯桀好相形

毫釐千里謬 認取定盤星

這話本也出在 本朝宣德年間有一老者姓劉名德家在河西務鎮上這鎮在運河之旁離北京有二百里之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螞蟻一般車音馬

跡目夜絡繹不絕。上有居民數百餘家。邊河爲市。好不富庶。那劉德夫妻兩口。年紀六十有餘。並無弟兄子女。自己有幾間房屋。數十畝田地。門首又開一個小酒店。兒劉公平。昔好善。極肯週濟人的。緩急凡來喫酒的。偶然身邊銀錢缺少。他也不十分計較。或有人多把與他。他便勾了。自己價銀餘下的。定然退還。分毫不肯苟取。有曉得的問道。這人錯與你的。落得將來受用。如何反把來退還。劉公說。我身沒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會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罰做無祀之鬼。豈可又爲恁樣欺心的事。倘然命裡不該時。錯得了一分到手。或是變出些事端。或是染些患疾病。反用去幾錢。却不到折便宜。不若退還了。何不安逸。因他做人公平。一鎮的人無不敬服。都稱爲劉長者。一日正值隆冬。

天氣朔風凜冽。彤雲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原來那雪能穿帷幕。善度簾櫳。乍飄數點。俄驚柳絮。飛颺狂舞。一番錯認。梨花亂墜。聲從竹葉傳來。香自梅枝遞至。寒外征人穿凍甲。山中隱士擁寒衾。王孫綺席倒金尊。美女紅爐添獸炭。

劉公因天氣寒冷。煖起一壺熱酒。夫妻兩個向火對飲。喫了一回。起身走到門首看雪。只見遠遠一人背着包裹。同個小廝迎風冒雪而來。看看至近。那人撲的一交跌在雪裏。掙扎不起。小廝便向前去攙扶。年小力微。兩個一拖。反向下邊去了。都滾做一個肉餡兒。抓了好一回。方纔得起。劉公擦摩老眼看時。却是六十來歲的老兒。行纏絞脚。入搭麻鞋。身上衣服甚是襤褸。這小廝到也生得清秀。脚下

只這雙小靴兒，却是綉鞋。那老兒把身上雪片抖淨，向小廝道：「風雪甚大，身上寒冷，行走不動。這裡有個酒店在此，且沽壺盪盪，寒再走便走入店來。」向一副座頭坐下，把包裹放在桌子上。那小廝坐于旁邊，劉公去煖一壺熱酒，切一盤牛肉，兩碟小菜，兩副盃筯，做一盤托過來，擺在桌上。小廝捧過壺來，斟上一杯，雙手遞與父親。然後篩與自己。劉公見他年幼，有些禮數，便問道：「這位是令郎麼？」那老兒道：「正是小犬劉公道。今年幾歲了？」答道：「乳名申兒，十二歲了。」又問道：「客官尊姓，是在那里去的？」恁般風雪中行走。那老兒答道：「老漢方勇，是京師龍虎衛軍士，原籍山東濟寧。今要回去取討軍庄盤纏，不想下起雪來，問主人家尊姓。劉公道在下姓劉，招牌上近河，便是賤號。又道濟寧離此尚遠，

如何不尋個腳力，却受這般辛苦？」那老漢是個窮軍，那裏雇得起腳力，只得慢慢的捱去罷了。劉公舉目看時，只見他把小菜下酒，那盤牛肉全然不動。問道：「長官父子想都是奉齋麼？」答道：「我們當軍的人，喫什麼齋？」劉公道：「既不奉齋，如何不喫些肉兒？」答道：「實不相瞞，身邊盤纏短少，喫小菜飯兒，還恐走不到家。若用了這大菜，便去了幾日的口糧，怎生得到家裏？」劉公見他說恁樣窮乏，心中慘然，便說道：「這般大雪，腹內得些酒肉，還可攪得風寒。你只管用我這裡，不算賬罷了。」老軍道：「主人家休得取笑。那有喫了東西，不算賬之理？」劉公道：「不瞞長官說，在下這裡比別家不同。若過往客官，偶然銀子缺少，在下就肯奉承。長官既沒有盤纏，只算我請你罷了。」老軍見他當真，便道：「多謝。」

厚情只是無功受祿不當人子老漢轉來定當奉酬劉公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小東西值得幾何怎說這奉酬的話老漢方纔舉筋劉公又盛過兩碗飯來道一發喫飽了好行路老軍道忒過分了父子二人正在饑餒之時拿起飯來狼食虎嚙盡情一飽正是

救火須救急

施火須當厄

渴者易爲飲

饑者易爲食

當下喫完酒飯劉公又叫媽媽斟兩杯熱茶來喫了老軍便腰間取出銀子來還飯錢劉公連忙推住道剛纔說過是我請你的如何又要銀子恁樣時到像在下說法賣這肉了你且留下到前途共盤纏老軍便住了手千恩萬謝背上了包裹作辭起身走出門外只見那雪越發大了對

面看不出人兒被寒風一吹倒退幾步小廝道爹這般大雪如何行走老軍道便是沒奈何且捱到前途覓個宿店歇罷小廝眼中便流下淚來劉公心中不忍說道長官這般風寒大雪着甚要緊受此苦楚我家空房床舖儘有何不就此安歇候天晴了走也未遲老軍道若得如此甚好只是打攪不當劉公道說那里話誰人是頂着膀子走的快些進來不要抖濕了身上老軍引着小廝重新進門劉公領去一間房裏把包裹放下看床上時薦子草薦都有劉公還恐怕他寒冷取出些稻草來放在上面老軍打開包裹將出被窩鋪下此時天氣尚早准頓好了同小廝走出房去劉公已將店面關好同媽媽向火看見老軍出房便叫道方長官你若冷時有火在此烘一烘煖活也

好老軍道好到好只是奶奶在那裏恐不穩便劉公道都是老人家了不妨得老漢方纔同小廝走過來坐於火邊那時比前又加識熟便稱起號來說近河怎麼只有老夫妻兩位想是令郎們另居麼劉公道不瞞你說老拙夫妻今年都痴長六十四歲從來不曾生育那里得有兒子老軍道何不承繼一個伏侍你老年也好劉公答道我心裡初時也欲得如此因常見人家承繼來的不得他當家替事反惹悶氣不如沒有的到得清淨總要時急切不能有個中意的故此休了這念頭若得你令郎這樣一個却便好了只是如何得能勾兩個閑話一回看看日晚老軍討了個燈火叫聲安置同兒子到客房中來安歇對兒子說兒今日天幸得遇這樣好人若沒有他時凍也要凍死了

明日莫管天晴下雪蚤些走罷打攪他心卜不安小廝道爹說得是父子上床安息不想老軍受了些風寒到下半夜火一般熱起來口內只是氣喘討湯水喫這小廝家夜晚間又在客店裡那處去取巴到天明起來開房門看時那劉公夫妻還未曾起身他又不敢驚動原把門兒掩上守在床前少頃聽得外面劉公咳嗽聲响便開門走將出來劉公一見便道小官兒如何起得恁蚤小廝道告公公得知不想爹爹昨夜忽然發起熱來口中不住吁喘要討口水喫故此起得蚤些劉公道愛呀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這冷水怎麼喫得待我燒些熱湯與你小廝道怎好又勞公公劉公便教媽媽燒起一大壺滾湯劉公送到房裡小廝扶起來喫了兩碗老軍睜眼觀看見劉公在旁謝道

難爲你老人家，怎生報答劉公走近前道，休恁般說，你且安心自在，蓋熱了發出些汗來便好了。小廝放倒下去，劉公便扯被兒與他蓋好，見那被兒單薄，說道：「可知道着了寒如何？這被恁薄，怎能發的汗出？」媽媽在門外聽見，即去取出一條大絮被來，道：「老官兒，有被在此，你與他蓋好。」這般冷天氣，不是當耍的。小廝便來接去，劉公與他蓋得停當，方纔走出。少頃梳洗過，又走進來，問可有汗麼？小廝道：「我纔摸時，並無一些汗氣。」劉公道：「若沒汗時，這寒氣是感的重的了，須請個大醫來用藥。」他的汗出來，方姓不然。這風寒怎能勾發洩？小廝道：「公公身伴無錢，將何請醫服藥？」劉公道：「不消你費心，有我在。」此小廝所說，即便叩頭道：「多蒙公公厚恩，救我父親，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爲犬。」

馬償恩劉公連忙扶起道：「快不要如此。」既在此安歇，我便是親人子，豈忍坐視，你自去房中伏侍。老漢與你迎醫，其日雪止，天霽街上的積雪被車馬踐踏，盡爲泥濘，有一尺多深。劉公穿了木屐，出街頭望了一望，復身進門。小廝看劉公轉進來，只道不去了，噙着兩行珠淚，方欲上前叩問，只見劉公從後屋牽出個驢兒，騎了出門而去。小廝方纔放心，且喜太醫得還，近不多時便到了。那太醫也騎個驢兒，家人背着藥箱，隨在後面，到門首下了。劉公請進堂中，喫過茶，然後引至房裡。此時老軍已是神思昏迷，一毫人事不省。太醫診了脈，說道：「這是個淺感傷寒，風邪已入於腠理，傷寒書上有兩句歌云：

兩感傷寒不須治

陰陽毒過七朝期

此乃不治之症，別個醫家便要說還可以救得，學生是老實的，不敢相欺。這病下藥不得了，小廝見說，驚得淚如雨下，拜倒在地，上哭說道：萬望先生垂憐我異鄉之人，怎生用貼藥救得性命，決不忘恩。太醫扶起道：不是我作難，其實病已犯實，教我也無奈。劉公道：先生常言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你且不要拘泥古法，儘着自家意思，大了胆醫去，或者他俞不該絕就好了也。未可知。萬一不好，決無歸怨你之理。先生道：既是長者恁般說，且用一貼藥看。若喫了，發得汗出，便有可生之機。速來報我。再將藥與他喫，若沒汗時，這病就無救了。不消來復我。教家人開了藥箱兒，撮了一貼藥劑，遞與劉公道用。生姜爲引，快煎與他喫。這也是萬分之一，莫做指望。劉公接了藥，便去封出一

百支錢，遞與太醫道：些少藥資，權爲利市。大醫必不肯受，而去。劉公夫妻兩日親自把藥煎好，將到房中與小廝相幫扶起，喫了，將被沒頭沒腦的蓋下。小廝在旁守候。劉公因此事忙亂，一朝把店中生意都擔閣了，連飯也沒工夫去煮。直到午上方喫得膳。劉公去喚小廝喫飯，那小廝見父親病重，心中慌急，那里要喫，再三勸處。方喫了半碗，看到晚，摸那老軍身上並無一些汗點。那時連劉公也慌張起來，又去請太醫時，不肯來了。准准到第七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干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可憐那小廝申兒，哭倒在地。劉公夫婦見他哭的悲切，也涕淚交流，扶起勸道：方小官死者不可復生，哭之無益。你

且將息自己身子。小廝隻膝跪下，哭告道：「兒不幸前年喪母，未能入土，故與父謀歸原籍，求取些銀兩來殮葬。不想逢此大雪，路途艱楚，得遇恩人，賜以酒飯，留宿在家，以爲萬千之幸。誰料皇天不祐，父忽驟病，又蒙恩人延醫服藥，日夜看視，勝如骨肉。只指望痊愈之日，圖報大恩。那知竟不能起，有負盛意。此間舉目無親，囊乏錢鈔，衣棺之類，料不能辦。欲求恩人借救尺之土，把父骸掩蓋。兒情愿終身爲奴僕，以償大恩。不識恩人肯見允否？」說罷，拜伏在地。劉公扶起道：「小官人休慮。這送終之事，都在於我。豈可把求藁葬小廝，又哭拜道：「得求隙地埋骨，已出望外。豈敢復累恩人費心破鈔？」此恩此德，教兒將何補報？」劉公道：「只是我平昔的志，那望你的報償。」當下怏怏的取了銀子，便去買。

辦衣衾棺木，喚兩個土工來收拾入殮過了，又備羹飯祭奠，焚化紙錢。那小廝悲慟自不必說，就抬到屋後空地，上埋葬好了。又立一個碑額，上寫龍虎衛軍土方勇之墓。諸事停當，小廝向劉公夫婦拜謝過了兩日。劉公對小廝道：「我欲要打發你回去，訪問個親族來搬喪回鄉。又恐怕你年紀幼小，不認得路途，你且暫住我家，俟有識熟的在此經過，托他帶回故鄉。然後徐圖遷柩回去。不知你的意下何如？」小廝跪下泣告道：「兒受公公如此大恩，地厚天高，未會報得，豈敢言歸。且恩人又無子嗣，兒雖不才，倘蒙不棄，收充奴僕，朝夕伏侍，少効一點孝心，萬一恩人百年之後，亦堪爲墳前拜掃之人。那時到京取回先母遺骨，同父骸葬於恩人墓道之側，永守於此，這便是兒之心願。」劉公夫

婦大喜道：若得你肯如此，乃天賜與我為嗣，豈有為奴僕之理？今後當以父子相稱。小廝道：既蒙收留，即今日就拜了爹媽，便掇兩把椅兒，居中坐下，請老夫婦坐了。四雙人拜認為父子，遂改姓為劉。劉公又不忍沒其本姓，就將方字為名，喚做劉方。自此日夜辛勤，幫家過活，奉侍劉公。夫婦極其盡禮孝敬，老夫婦也把他如親一般看待。有詩為証：

劉方非親是親

劉德無子有子

小廝事死事生

老軍雖死不死

時光似箭，不覺劉方在劉公家裏已過了兩個年頭。時值深秋，大風大雨，下了半月有餘。那運河內的水暴漲，有十來丈高，下猶如白沸湯一般。又緊又急，往來的船隻壞了

無數。一日午後，劉方在店中收拾，只聽得人聲鼎沸。他問道：什麼火發？忙來觀看，只見岸上人捱擠不開，都望着河中急走。上前來看時，却是上流頭一隻天客船被風打壞，淌將下來。船上之人飄溺已去大半，餘下的抱棧攀舵呼號哀泣，只叫救人。那岸上看的人雖然有救撈之念，只是風水利害，誰肯從井救人？眼盼盼看他一個個落水，口中只好叫句可憐而已。忽然一陣大風，把那船吹近岸旁。岸上人一齊喊聲好了，頃刻挽撓鉤子二十多張，一齊都下搭在那船救起十數多人，各自分頭。棧店內有一個少年年紀不上二十，身上被挽鉤摘傷幾處，行走不動，倒在地上。氣息將絕，尚緊抱住一隻竹箱，不肯放捨。劉方在旁觀景傷情，觸動了自已往年冬間之事，不覺流下淚來，想道：

此人之善正與我一般我當時若沒有劉公時父子屍骸不知歸于何處矣這人今日却便沒人憐救了且回去與爹媽說知救其性命急急轉家把上項事報知劉公夫婦意欲扶他回家調養劉公道此是陰德美事為人正該如此劉媽媽道何不就叫他來家劉方道未曾真過爹媽怎敢擅便劉公道說那里話我與你同去父子二人行至岸口只見衆人正圍着那少年觀看劉公分開衆人捱身而入叫道小官人你掙扎着我扶你到家去將息那少年靜眼看了一眼點點頭兒劉公同劉方向前攙扶一個年幼力弱一個年老力衰全不濟事旁邊轉過一個軒跣刺的後生道老人家閃閃待我來向前一抱輕輕的就扶了起來那後生在右劉公在左兩邊扶住胳膊便走少年雖然

門路開

說話不出心下却甚明白把背靠着竹箱劉方道這箱子待我與你馱了把來背在肩上在前開路衆人閃在兩邊讓他們前行隨後便都跟來看內中認得劉公的便道還是劉長者有些義氣這個異鄉落魄之人在此這一回並沒有個慈悲的肯收留去偏他一曉的好便攙扶回家這人真個是世間少有只可惜無個兒子這也是天公沒分曉又有道他雖沒有親兒如今承繼這劉方甚是孝順比嫡親的尤勝這也算是天報他了那不認得的見他老夫妻自來攙扶一個小廝與他馱了竹箱就認做那少年的親族以後見土人紛紛傳說方纒曉的無不贊嘆其義只一着見竹箱內有內有內即有人扶世情大說不如此良可憐還有沒肚子的人稱量他那竹箱內有物無物財多財少此乃是人面相似人心不同不在話下且說劉公同那後

下內見財

生扶少年到家向一間客房裡放下，劉公叫聲動後，生
自去。劉方把竹箱就放在少年之旁，劉媽媽連忙去取乾
衣，與他換下濕衣，然後扶在舖上，原來落水人吃不得熱
酒，劉公曉得這道數，教媽媽取釀酒略溫一下，儘着少年
痛飲，就取劉方的臥被與他蓋了。夜間就教劉方伴他同
臥。到次蚤，劉公進房來探門，那少年已覺健旺，連忙掙扎
起來，要下床稱謝。劉公急止住道：「莫要勞動，調養身子要
緊。」那少年便向枕上叩頭道：「小子乃垂死之人，得蒙公公
救援，實再生之父母，但不知公公尊姓。」劉公道：「老拙姓劉，
少年道：「原來與小子同姓。」劉公道：「官人那里人氏？」少年答
道：「小子劉奇，山東張秋人氏。二年前隨父三考在京，不幸
遇了持疫，數日之內，父母俱喪，無力扶柩還鄉，只得將來

火化，指着竹箱道：「奉此骸骨歸葬，不想又遭此大難，自分
必死。天幸得遇恩人救我之命，只是行李俱失，一無所有，
將何報答大恩？」劉公道：「官人羞矣，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救
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說報答，就是爲利了。豈是老漢
的本意？」劉奇見說，愈加感激，將息了兩日，便能起身，向劉
公夫婦叩頭泣謝。那劉奇爲人溫柔俊雅，禮貌甚恭，劉公
夫婦十分愛他，蚤晚好酒好食管待。劉奇見如此殷勤，心
上好生不安，欲要辭歸，怎奈鉤傷之處潰爛成瘡，步履不
便，身邊又無盤費，不能行動，只得權且住下。正是

不戀故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爲家

却說劉方與劉奇年貌相仿，情投契合，各把平生患難細
說，二人因念出處相同，遂結拜爲兄弟，友愛如嫡親一般。

一日劉奇對劉方道賢弟如此美質何不習些書史劉方
答道小弟甚有此志只是無人教導劉奇道不瞞賢弟說
我自幼攻書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雲不幸先人沒後無
心於此賢弟肯讀書時尋些書本來待我指引便了劉方
道若得如此乃弟之幸也連忙對劉公說知劉公見說是
個飽學之士肯教劉方讀書分外歡喜即便去買許多書
籍劉奇整心指教那劉方頓悟過人一誦即解日裏在店
中看管夜間挑燈而讀不過數月經書詞翰無不精通且
說劉奇在劉公家中住有半年彼此相敬相愛勝如骨肉
雖然依傍得所只是終日坐食心有不安此時瘡口久愈
思想要回故土來對劉公道多蒙公去婦厚恩救活殘
喘又攬擾半年大德非口舌可謝奈欲暫辭公公負



勞人骸骨歸葬服闕之後當圖報効劉公道此乃官人的
孝心怎好咀嘗但不知幾時起行劉奇道今日告過公公
明早就行劉公道既如此待我去覓個便船與你劉奇道
水路風波險惡且乏盤纏還從陸路行罷劉公道陸路脚
力之費數倍於舟且又勞碌劉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
步行劉公道你身子怯弱如何走得遠路劉公道公公常
言道的好有銀用銀無銀用力小子這樣窮人還惜得什
麼辛苦劉公想了一想道這也易處便叫媽媽整備酒肴
與劉奇送行飲至中間劉公泣道老拙與官人萍水相逢
聚首半年恩同骨肉實是不忍分離但官人送尊人入土
乃人子大事故不好強留只是自今一別不知後日可能
得再見否說罷歔歔不勝劉媽媽與劉方盡皆淚下劉奇

也泣道：「小子此行實非得已，俟服一滿，卽星夜馳來秦候，幸勿過悲。」劉公道：「老拙夫婦年近七旬，如風中之燭，早暮難保。恐君服滿來時，在否不可知矣。倘若不棄，送尊人入土之後，卽來看我，也是一番相知之情。」劉奇道：「公囑咐，敢不如命。」一宿晚景不題。到了次蚤，劉媽媽蚤起，卽整頓酒飯，與他喫了。劉公取出一個包裹，放在桌上，又叫劉方到後邊牽出那小驢兒來，對劉奇道：「此驢畜養已久，老漢又無遺行，少有用處，你就乘他去罷。省得路上僱倩，這包裹內是一床被窩，幾件粗布衣裳，以防路上風寒。又在袖中摸一包銀子，交與道：「這三兩銀子，將就盤纏，亦可到得家了。」但事完之後，卽來走走，萬勿爽信。」劉奇見了許多厚贈，泣拜道：「小子受公公如此厚恩，今生料不能報，俟來世

爲犬馬以酬萬一。」劉公道：「何出此言？」當下將包裹竹箱都裝在生口身上，作別起身。劉公夫婦送出門首，洒淚而別。劉方不忍分捨，又送十里之外，方纔分手。正是：

萍水相逢骨肉情，一朝分袂淚俱傾。

驢駒唱罷勞菟夢，人在長亭共短亭。

且說劉奇一路夜住曉行，飢飧渴飲，不一日來到山東故鄉。那知去年這場大風大雨，黃河汎溢，張秋郵鎮盡皆漂溺。人畜廬舍蕩盡無遺。舉目遙望時，幾十里田地絕無人烟。劉奇無處投奔，只得寄食旅店，思想欲將骸骨埋葬于此，却又無處依栖，何以營生？須尋了個着落之處。然後舉事，遂往各處郵鎮鄉鄰，訪問親舊，一無所有。住了月餘，這三兩銀子盤費將盡，心下着忒。若用完了這銀子，就難行

助小不如原往河西務去求恩人一搭之地理子骨殖倚
傍在彼處還是個長策算還店錢上了生口星夜趕來到
了劉公門首下了生口只見劉方正在店中手裏拿着一
本書兒在那里觀看劉奇叫了一聲兄弟公公媽媽一向
好麼劉方抬頭看時却是劉奇把書撇下忙來接住生口
牽入家中卸了行李作揖道爹媽日夜在此念你來得正
好一齊走入堂中劉公夫婦看見喜從天降便道官人想
殺我也劉奇上前創身下拜劉公還禮不迭見罷問道尊
人之事想已畢了劉奇細細泣訴前因又道某故鄉已無
處容身今復携骸骨而來欲求一搭餘地葬理就拜公公
爲父後傍于此朝夕奉侍不知尊意允否劉公道空地儘
有任憑取擇但爲父子恐不敢當劉奇道若公公不質以



某爲子便是不允之意了便即請劉公夫婦上坐拜爲父
子將骸骨也葬于屋後地上自此兄弟二人并力同心勤
苦經營家業漸漸興隆伏侍父母極盡人子之禮令鎮的
人沒一個不欣羨劉公無子而有子皆是陰德之報時光
迅速倏忽又經年餘父子正安居樂業不想劉公夫婦年
紀老子筋力衰倦忽起病來二子日夜伏侍衣不解帶求
神罔效醫藥無功看看待盡二子心中十分悲切又恐傷
了父母之心惟把言語安慰背地吞聲而泣劉公自知不
起呼二子至床前分付道我夫妻老年孤子自謂必作無
祀之鬼不意天地憐念賜汝二人與我爲嗣名雖義子情
勝嫡血我死無遺恨矣但我去世之後汝二人務要同心
經業共守此薄產我子承泉亦得瞑目二子哭拜受命又

卷之八

延爾日夫妻相繼而亡子雖悲痛切悲感亦不足報其三子槍地呼天號淘痛哭恨不得

以身代替深恩置辦衣衾棺槨極其從厚又請僧人做九晝夜

功果超薦入殮之後兄弟商議築起一個大墳要將三家

父母合葬克全二義心可為世風一處劉方遂至京中將母柩迎來擇了吉日以

劉公夫娘葬于居中劉奇遷父母骸骨葬于左邊劉方父

母葬于右邊三墳拱列如連珠相似那合鎮的人一來慕

劉公向日忠厚之德二來敬他弟兄之孝盡來相送話休

絮煩且說劉奇二人自從劉公亡後同眠同食情好愈篤

把酒店收了開起一個布店來四方過往客商來買貨的

見二人少年志誠物價公平傳播開去慕名來買者挨擠

不開一二年間掙下一個老大家業比劉公時已多數倍

討了兩房家人兩個心術動用器皿傢伙甚是次第那鎮

上有幾個富家見二子家業日裕少年未娶都央媒來與

之議如劉奇心上已是欲得只是劉方却執意不願劉奇

勸道賢弟今年一十有九我已二十有二正該及時求配

以圖生育接續三家宗祀不知賢弟為何不願劉方答道

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此事况我弟

兒向來友愛何等安樂萬一娶了一個不好的反是一累

不如不娶為上劉奇道不然常言說得好無婦不成家你

我與在店中支持了生意時裏面絕然無人照管况且交



友漸廣設有個客人到來中饋無人主持成何體面此還

是小事當初義父以我二人為子時指望子孫紹他宗祀

世守此墳今若不娶必然禪絕豈不負其初念何顏見之

泉下再三陳說劉方只把言支吾終不肯應承劉奇見兄

弟不允自己又不好獨娶一日偶然到一相厚朋友欽大郎家中去探望兩下偶然言及婚事劉奇乃把劉方不肯之事細細相告又道不知舍弟是甚主意欽大郎笑道此淺事而易見他與兄共創家業况他是先到兄是後來不忿得見先娶故此假意推托劉奇道舍弟乃仁義端直之士决無此意欽大郎道令弟少年英俊豈不曉得夫婦之樂恁般推阻兄若不信且教個人私下去見他先與之爲媒包你一說就是劉奇被人言所惑將信將疑作別面回恰好路上遇見兩個媒婆正要劉奇家說親所說的是本鎮開綉店崔三朝奉家敘起年庚正與劉方相合劉奇道這門親正對我家二官人了只是他有些古怪人面前就害羞你只悄悄地對他說若說得成時自當厚酬我

且不歸去坐在巷口油店裡等你回話兩個媒婆應聲而去不一時回復劉奇道二官人果是古怪老媳婦恁般撒撥只是不允再說時他曉急起來好教媳婦們老大沒趣劉奇方纔信劉方不肯是箇真心但不知什麼意故一日見梁上燕兒營巢劉奇遂題一詞于壁上以探劉方之意詞云

營巢燕雙雙雄朝暮卿泥辛苦同若不尋雌繼殼那巢成畢竟巢還空

劉奇看見笑誦數次亦援筆和一首于後詞曰

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劉奇見了此詞大驚道據這詞中之意吾弟乃是個女子

了怪道他恁般嬌弱語音纖麗夜間睡臥不脫內衣連襪
子也不肯去酷暑中還穿着兩層衣服原來他却學木蘭
所為雖然如此也還疑惑不敢去輕易發言又到欽大郎
家中將詞念與他所欽大郎道這詞意明白令弟確然不
是男子但與兄數年同榻難道看他不出劉奇救他向來
並未曾脫衣之事欽大郎道恁般一發是了如今兄當以
實問之看他如何回答劉奇道我與他恩義甚重精如同
胞安忍啟口欽大郎道他若果是個女子與兄成配恩義
兩全有何不可談論已久欽大郎將出酒肴款待兩人對
酌竟不覺至晚劉奇回家時已是黃昏時候劉方看見
兒他已醉扶進房中問道兄從何處飲酒這時方歸劉奇
答道偶在欽兄家小飲_字覺話長坐久口中雖說細細把

他詳視當初無心時全然不覺是女此時已是有心辨他
真假越看越像個女子了劉奇雖無邪念心上却要見個
明白又不好直言乃道今日見賢弟所和燕子詞甚佳非
愚兄所能及但不知賢弟可能再和一首否劉方笑而不
答取過帚筆來一揮就成詞曰

營巢燕聲聲_吐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_和氏璧無瑕
何事楚君終不納

劉奇接來看了便道原來賢弟果是女子劉方聞言羞得
滿臉通紅未及答言劉奇又道你我情同骨肉何必避諱
但不識賢弟昔年因甚如此救束劉方道妾初因母喪隨
父還鄉恐途中不便故為男扮後因父歿尚埋淺土未得
與母同葬妾故不敢改形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



得義父遺此產業父母骸骨得以歸土妾是時意欲說明
因思家事尚微恐兄獨力難成故復遲延今見兄屢勸妾
婚姻故不得不自明耳劉奇道原來賢弟用此一段苦心
成全大事况我與你同榻數年不露一毫稜角真乃節孝
兼全女中丈夫可敬可羨但弟詞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
决無他聚之理萍水相逢周旋數載昔為兄弟今為夫婦
此豈人謀實緣天合倘蒙一諾便訂百年不知賢弟意下
如何劉方道此事妾亦籌之熟矣三宗墳墓俱在于此妾
若適他人父母豈只之士朝夕不便省視况義父義母看
待你我猶如親生棄此而去亦難慈然兄若不棄陋質使
妾得侍箕箒供奉三姓香火妾之願也但無媒私合于禮
有礙惟兄裁酌而行免受傍人談議則全美矣劉奇道賢

弟高見即當處分是晚兩人便分房而臥次早劉奇與欽
大郎說了請他大娘為媒與劉方說合劉方已自換了女
妝劉奇脩辦衣飾擇了吉日先往三個墳墓上祭告過了
然後花燭成親大排筵席廣請鄰里那時闖動了河西務
一鎮無不稱為異事贊嘆劉家一門孝義貞烈劉奇成親
之後夫婦相敬如賓擡起大家事生下五男三女至今
子孫蕃盛遂為巨族人皆稱為劉方三義郎云有詩為証

無情骨肉成吳越

有義天涯作至親

三義郎中傳美譽

河西千載想奇人